

梅
花
山

【文·化·南·京·丛·书】

从书主编◎李海荣
何毅群 夏爱军◎著

南京出版社

史
话

【文·化·南·京·丛·书】
丛书主编〇李海荣

梅花山史话

何毅群 夏爱军〇著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梅花山史话 / 何毅群, 夏爱军著.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6

(文化南京丛书. 第 5 辑)

ISBN 978-7-80718-483-6

I . 梅… II . ① 何… ② 夏… III . 山—简介—南京市 IV . 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294 号

文化南京丛书

梅花山史话

何毅群 夏爱军 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社址: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邮编 210018)

网址: <http://www.njcbs.com>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溧水秦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24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5 千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80718-483-6

定价: 20.00 元

《文化南京丛书》编委会

主任 李海荣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泉 王晓华 卢海鸣 李海荣

何毅群 陈宁骏 周钰雯 周维林

夏仁琴 夏爱军 高安宁 虞淑娟

主编 李海荣

《梅花山史话》编委会

主任 余金保

主编 周钰雯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广勇 余金保 何毅群

周钰雯 夏爱军 梅 宁

历史曾经无比眷顾南京。自今以溯，凡五千年，建业情怀，金陵风物，那些附着在历史虚境上的形声色意，所谓楚秦王气、南朝烟雨、赵宋残阳、明朝宫阙、天国风雨者，或托于古巷，或附于丘阿，或以诗表，或以词生。凡此种种，都在这座古城千年的皇皇之旅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总让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出她撼动人心的魅力。

在偌大的一座城中，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因其各居其所，也就各寻其趣，各怀其思。城南人熟知秦淮河的氤氲之气与夫子庙的俚俗繁华，城西人徜徉在石头城下莫愁湖边，居于城北则会醉心于玄武湖的舒展与鸡鸣寺的空灵，身在城东自然会钟情于紫金山和明孝陵，生活在中心区的人们则会以与总统府和其他众多的民国建筑为邻而自豪。

夏夏华夏，四野异趣。古来寓居于此者身份各异，谋生、求知或致仕，来了，就在此坦然生息了。他们在此留下不朽之作或成就千古功业。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不胜枚举。三国吴大帝构筑建业城，南朝刘勰创制《文心雕龙》，南宋岳飞牛首山大败金兵，明代郑和西航达于至远……古都南京华章迭出，伟业连连，实因地处南北东西交通之所，地理气候条件优厚，更兼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使然。南京人温厚、大度，不骄躁，少急进，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又显现出鲜有的坚韧与执著。用一个时髦的词汇，南京一直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众多寓居在此的人不仅身有所托，更是魂有所依，他们创造的历史传奇或是遗存的文化痕迹，与南京相互交融并一脉相承。

金陵自古就是览胜地。情以景生，景因情胜。在历代文人的笔下，南京不少胜迹都留在了他们的诗章中。著名的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和杜牧的《江南春》，无论是“金陵王气黯然收”，还是“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的都是历史的无情与沧桑；而诸葛亮“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赞誉，孙中山先生“此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

佳境也”的评价，则是对南京这一帝王之都江山形胜的绝佳颂词。只是，今人对金陵的寻访大都没有如此的凝重和气度，而是多了几分浮躁和喧嚣。即使有人执意循着当年朱自清、俞平伯的路径，夜泊秦淮；即便同是桨声灯影，当年情韵也只能在遥远的想见中了。念想中与真见时情景的差别常会让人产生略带凉意的恍惚之感，毕竟物非人非了。凡此种种，都属形神相离，览胜者实际都难以获得心神的休憩享受及愉悦体验。要让偶或的览胜成为长久的纪念甚至精神的滋养，确是需要访者与访地一点文化意义上的心会神通。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是人生再伟大也只能在历史长河中溅起一小朵浪花。在精神物化时，历史也就成了载体组合的进程。多少浩繁的卷帙，多少美妙的词章，都是人依托语言的存在，而“当歌曲和传说都保持缄默的时候，还有建筑在说话”（果戈里）。散布南京全城的一座座古建筑、一处处古遗迹、一件件古文物，是这座千年古城极富文化内涵和悠久历史的最好见证。秦淮河流经的千年烟雨，古城墙绵延的百里沧桑，弥漫其间的，到处都是历史散落的悠悠记忆。在“南京文化”中梳理“文化南京”，是缘结南京的每一个人对文明进程的深情回眸，是一个伟大时代对一个伟大城市未来道路的理性选择，也是今人留给后人的一份值得珍爱的文化馈赠。

我们始终眷恋这座城市，热爱这座城市。在人类适应自然、创造历史的痕迹愈加斑斓的今天，已经出版的《明孝陵史话》、《总统府史话》、《南京寺庙史话》、《南京民国官府史话》、《秦淮河史话》、《夫子庙史话》、《中山陵史话》、《灵谷史话》、《鸡鸣寺史话》、《栖霞寺史话》、《江南贡院史话》、《甘熙宅第史话》、《南京瞻园史话》、《南京城墙史话》、《南京大报恩寺史话》和《南京名人故居史话》，以及即将出版的《梅花山史话》、《南唐二陵史话》、《中华门史话》、《汪伪国民政府旧址史话》，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名都南京的千年延续。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成为海内外朋友探幽访胜途中的知己。

《文化南京丛书》编委会

钟山形胜，自古引得无数政客文人竞折腰。一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让南京成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而钟山，就是南京都城的“镇山”和“风水宝地”。在钟山主峰之南有一座小山冈，貌不甚显，却享有与钟山同样的“风水”地位，这座小山冈就是梅花山。

梅花山原名吴王坟、孙陵岗，因为这里埋葬着南京第一位帝王——东吴大帝孙权。据载，明太祖朱元璋选定孝陵墓址后，墓前恰好是孙权墓，却没有将它迁走，而是加以保留，孝陵神道则因山取势，迂曲转折。20世纪40年代，因山上多梅花而改名梅花山。每年暮冬早春之际，江南还是万花寂寞的时候，这里就已是梅花满山，暗香浮动，香飘十里，加上参天翠绿的松柏和修剪整齐的茶树映衬，让人恍若画中，流连忘返。

梅花产自中国，早在上古时代，江南、华南地区就多野梅。人们对梅花的爱赏，则可以追溯至先秦。西汉刘向《说苑·奉使》记载了一个故事：春秋时，越国使节诸发出使梁国，他手执一枝梅花赠予梁王，此举引来梁王臣属非议，以为不敬。从这个故事可知当时长江南岸的越国，已经以梅花为美，并有馈赠梅花以表达友情的风习，但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位于北方的梁国却没有这一风俗，故误会使者有轻慢之嫌。

梅花以其凌寒独开的高洁品格为人们喜爱，自古以来我国赏梅之风便相沿不衰。而南京植梅与赏梅始盛于六朝，东晋时，今雨花台一带即有梅岗，梅花妆的典故也来源于南朝刘宋时期。自唐代以来，钟山成为人们寻春探梅的佳胜之处。到了明代，钟山灵谷寺旁有著名的“梅花坞”，是当时南京最大的赏梅胜地。明末徐渭《钟山梅花图》形象地绘出了“龙蟠胜地，春风十里梅花”的美景。时至今日，东郊梅花山以“天下第一梅山”的面貌享誉于世，盛况早已远胜于当年梅花坞。

20世纪80年代初期，梅花被选为南京市市花，人们对梅花更是钟爱有加。自90年代中期以来，南京市人民政府开始举办“中国南京国际梅花节”，梅花山成为

中国最著名的赏梅胜地之一。每当梅花节开幕，山上万株梅花竞相开放，层层叠叠，云蒸霞蔚，整座南京城就被带入浓浓的梅文化气息之中，前来赏梅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如今，春到梅花山踏青赏梅已成为南京人岁时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乍暖还凉时分，红男绿女，黄发垂髫，共赴一场梅花盛事。

目 录

	001/总 序	梅的繁殖与栽培 / 041	
	001/前 言	梅的病虫害防治 / 044	
梅花山历史沿革		观赏梅花 / 046	
	002/六朝南京植梅史	我国主要赏梅区 / 049	
	008/唐宋南京植梅史	梅的经济价值及其运用前景 / 052	
	010/明清南京植梅史	国花之选 / 056	
	019/今日梅花山	风水宝地梅花山	
梅文化		孙权墓 / 064	
	028/梅的种类	燕雀湖 / 074	
	038/梅的形态特征	明孝陵神道 / 084	

	092 / 汪精卫墓	江苏·福冈友好樱花园 / 128	
梅花山的建筑与传说		梅花妆韵 / 132	
	102 / 红楼艺文苑	商飚别馆 / 138	
	121 / 梅花仙子	其他景点 / 144	
	125 / 放鹤亭	梅花谷的亮化工程 / 150	

梅花山历史沿革

梅花山历史悠久而厚重，然而以“梅花”命名却为时不长。梅花山旧称蒋陵、孙陵岗、吴王坟，皆因孙权而名。20世纪30年代初，此处开始广植梅花。到抗战前夕，孙陵岗已形成一片梅林，春天梅花盛开之际，游人络绎不绝。1937年春，汪精卫曾携其妻陈璧君来此赏梅。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死去，运回南京安葬于此，以其多梅，正式改名为梅花山。据史料称，改名梅花山之意不仅是因为山岗上广植梅花，也因为吴王坟在中山陵之侧，汪精卫死后葬于此山，是想让人知道，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将这里改名为梅花山，有效仿扬州梅岭之意（此岭有史可法衣冠冢），目的是想与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相提并论。无论是否有此引申之意，因花取名当属无疑。然而，梅花山与梅花结缘却并非始于民国。追溯其源头，距今已有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六朝南京植梅史

梅花山史话



(元) 王冕《幽谷先春》

元章

在国人眼里，梅是一种高格逸韵的奇木，因为唯有它在万木萧瑟的严冬初春冲寒而开，又唯有它先天下而春，好似报春的使者，所谓“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开天下春”。而梅花的绝美，又使其有“山中高士”、“林下美人”之誉，故长久以来人们给予了它崇高的礼赞。梅花作为中国独有的花卉，很早就进入了华夏民族的生活。

夏商周时代，我国就开始栽种梅树，那时人们主要着重梅的实际应用。《大戴礼记·夏小正》提到梅树的开花与结实：“五月煮梅，为豆实。”《尚书·说命》记殷高宗武丁对宰相傅说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把傅说比作羹汤时用的盐和梅，商代之盐与梅，犹如今天的盐和醋，羹需咸醋和之，是不可或缺的调料，意谓其重要。稍迟，关于梅树和梅子的记录越来越多，梅花梅子已经深入到生活的细节中，并且成为常识了。《周礼·天官冢宰》曰：“馈食之笾，其实枣……干蓀。”干蓀就是干梅。《诗经·国风·召南》有诗名《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仲春以后，正是《周礼·地官司徒》所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时节，梅子黄熟，纷纷坠落，诗中女子以梅子比兴，唱出这首怜惜青春、追求爱情的诗歌，美丽情怀动人心弦。考古发掘也证明了文字的记载，安

阳殷墟出土的一只铜鼎里装满梅核，距今已三千余年。秦汉时梅花在人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更大，栽种范围也更广泛。《西京杂记》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又载：“汉上林苑有侯梅、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可知此时人们不仅已经广泛种植梅树，还选育出了各式品种，并开始用以美化装饰了。

在南京，早至春秋时代吴王夫差筑冶城时就有植梅记录。冶城在今朝天宫一带，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在此设立冶铁作坊，铸造兵器。及至东晋初年，这里仍是冶炼钢铁、制造兵器的重要场所。东晋元帝大兴初年，移治城于石头城东南髑髅山，而以冶城原址为丞相王导的西园，称“冶城园”。此后冶城不再用以铸造兵器，而是逐渐被辟为园囿寺观，加之冶城山风景秀美，多有王公贵族淹留于此。唐李白（701~762）游览冶山，尝作《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公墩》，称“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公墩。凭览周地险，高林绝人喧”。谢公即东晋谢安（320~385），史载谢安与王羲之共登冶山，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谢安古墩”被选为清代金陵四十八景之一，也是最富有人文气质的一个景点。之后冶城还有卞壶墓、梦笔驿等古迹。萧齐时文学家孔稚圭（447~501）曾在卞壶墓四周遍种梅花，从此冶城一带梅花成为南京历代胜景，绵延千余年而不衰。

六朝时期，梅不似秦汉以前多被关注“滋味与材质”，而是“始以花闻天下”（杨万里语），它的芳菲形象越来越为世人欣赏。南京植梅、赏梅之风也日渐繁盛，今雨花台一片从六朝开始就是人们的踏青赏梅之地，当时此处是南京面积最大的梅花山冈。东晋初期，胡人压境，豫章太守梅赜带兵抵抗，屯营于此。为了纪念梅赜将军，后人在这里建梅将军庙，广植梅花，遂称为“梅岗”，也称“梅岭岗”。明清时期这里已形成梅海，与钟山脚下的梅林成为南京南郊、东郊两大赏梅胜地。晚清时，南京赏梅首推梅岗下之刘园，民国夏仁虎在《岁华忆语》“看花”条中记载：“梅花最



谢安像

盛，应推梅岗下刘园，不下四五百株，正月盛开。”逢梅开之时，则“裙屐咸集，吟啸其下，为坐香雪海中”。20世纪末，雨花台风景区重建梅岗，顺延山势，将常绿、落叶乔灌木融合，以幽深曲折的长廊将“访梅亭”、“问梅阁”、“寒香轩”联起，长廊镶贴八块梅鹊图案的古石刻，与周边的千树梅花相映成趣，这里也是南京国际梅花节的重要分会场。

六朝时，有关咏梅的诗赋渐渐增多。自从刘宋的鲍照首开咏梅文人诗的先河，梅花芳名鹊起，咏梅之风从此长盛不衰，人们对梅花愈加喜爱。这一时期士族阶层大兴苑囿，广建私园，私家园林中树木花草的装饰必不可少。南朝咏梅诗多有“庭梅”、“宫梅”一类词语，可见当时南京一带贵族华林艺植不乏梅花题材。六朝时南京与梅有关的典故很多，刘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与梅花的故事最为脍炙人口。

据传，一日寿阳公主在园中赏梅，因困躺在含章殿檐下小憩，梅花悄然飘落在她的额上，拂之不去，留下如五瓣梅花状的淡红痕迹。白皙的肤色，映着一点红梅，寿阳公主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此后公主便创下了所谓“梅花妆”，建康女儿竞相仿效。也



雨花台梅花

有传说寿阳公主是梅花的精灵变成，所以梅花不落，而寿阳公主也就成了梅花的花神。

今南京城西清凉山向北有一处“陶谷”，相传为齐、梁年间陶弘景（456～536）居处。陶弘景是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又是著名的医学家，丹阳秣陵（今南京）人。他自幼聪明过人，二十岁时被引为诸王侍读，三十六岁时梁代齐而立，隐居句曲山（茅山）。梁武帝想让他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戴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陶弘景虽不为官，但与武帝书信不断，武帝遇事多有询问，人称“山中宰相”。陶弘景年轻时就爱梅成性，他在自家院落种植的梅花，是南京著名的陶谷六朝梅。

萧梁时尚书郎何逊在家中植梅也被传为雅事。他常于梅花盛开时宴请文人雅客共同赏梅赋诗，写有被后人誉为“自去何郎无好咏”的《扬州法曹梅花盛开》诗。何逊是南朝梁代著名诗人，他的诗对后世颇有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对他就很赞赏，称他为“能诗何水曹”。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四月，建安王萧伟任扬州刺史，何逊迁水曹行参军，兼任记室，深得萧伟信任，日与游宴，不离左右。《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一名《咏早梅》）便作于此时，诗曰：“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加绕凌风台。知应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兔园，汉文帝次子梁孝王刘武所建，也称梁苑、梁



陶弘景像



(元)王冕《南枝春早》

园，《史记》称兔园在今河南商丘市东。何诗以兔园开头，是因为建安王萧伟与梁孝王刘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史记·梁孝王世家》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梁书·太祖五王》记建安王萧伟曰：

“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建安王萧伟的芳林苑，恰似梁孝王刘武的兔园。此处兔园意即指芳林苑。诗中吟咏园里梅花，歌颂了梅花不畏严寒、冲寒独秀的高洁品质，不失为南朝时期的咏梅佳作。诗中的“扬州”，治所即在今南京市。对这一点，宋人张邦基说得很清楚：“东晋、宋、齐、梁、陈皆以建业为扬州，则逊之所在扬州，乃建业耳，非今之广陵也。隋以后始以广陵名州。”建业便是南京，且芳林苑就在钟山青溪附近。

梁朝简文帝萧纲也是生性爱梅，写下了不少咏梅诗赋，如《雪里觅梅花诗》：“绝讶梅花晚，争来雪里窥。下枝低可见，高处远难知。俱羞惜腕露，相让到腰羸。定须还剪彩，学作两三枝。”又有《雪朝诗》：“同云凝暮序，严阴屯广隰。落梅飞四注，翻霰舞三袭。实断望如连，恒分似相及。已观池影乱，复视帘珠湿。”又作著名的《梅花赋》：“梅花特早，偏能识春。或承阳而发金，乍杂雪而被银。……顾影丹墀，弄此娇姿。洞开春牖，四卷罗帷。春风吹梅长落尽，贱妾为此敛娥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